

Summary : Yuval, an Israeli Air Force major, is constantly caught between two sharply different missions, one being a military pilot often assigned to bomb Palestinian militants and another being a doctor working to save Palestinian lives.

11月27日,新一轮中东问题国际会议正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召开。而这一天夜里,在以色列帕尔马欣空军基地的家中,40岁的约瓦尔又做梦了。

约瓦尔少校?约瓦尔医生?这两个称呼不止一次在梦里困惑着他,他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。每一次从梦里醒来,他都要用力地晃晃头,仿佛要把这两个称呼从脑子里甩出去……

这就是以色列空军少校约瓦尔的生活,一边是杀人机器,一边是仁慈医生。

杀还是不杀

凌晨2点30分,电话铃刺耳地响起来,约瓦尔倏地睁开眼睛,爬出暖和的被窝,抓起听筒。身边,早就习惯了这些声音的妻子塔玛尔还在睡着。

“还是上次通知我们的任务吗?”

“不是,有别的事情要做,你得向南飞。”对方回答。

从这一刻起,约瓦尔开始以秒为单位动作:2秒钟漱口,45秒钟穿上飞行服,10秒钟冲到汽车里,6分钟内赶到基地。从离开枕头到驾着“眼镜蛇”飞上天,约瓦尔只有15分钟的时间!

约瓦尔准时赶到,黝黑的“眼镜蛇”直升机和短翼下4枚沉甸甸的有线制导导弹已在默默地等着他。扣上头盔,接通无线通话装置,以色列空军飞行员约瓦尔从耳机里收听着任务简报:“4名恐怖分子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一枚‘卡萨姆’火箭弹,并准备再次发射。找到他们,消灭他们!”

在过去的4个月里,有超过1000枚火箭弹和炸弹在以色列境内爆炸,强硬的以色列空军往往以牙还牙,这次当然

是杀人机器还是仁慈医生?

以色列少校的梦魇

本刊特约记者 李学华

不能例外。约瓦尔把目标坐标输入电子地图,他的耳机里回响着基地的指令:

“所有的4个人,格杀勿论!”

冰冷的声音让约瓦尔的心跳得更快了。通常,他对目标只做警告性攻击,或者只摧毁敌人的发射装置,很少伤人性命。但这次不同,一次可能就要杀4个人!

“眼镜蛇”从加沙的夜空中掠过,约瓦尔看到被火箭弹击中的一座以色列房屋还在燃烧着,柔软的心慢慢变得坚硬起来。

进入发射区,约瓦尔启动热成像搜索系统。那上面,白色小点代表房屋,黑色小点代表人员。在一片临近房屋的果园里,约瓦尔找到了目标:三个黑色小点躲在树后,一个黑色小点蹲伏在地上。

“就是他们了!”约瓦尔把瞄准

十字线套在中间的那个高高瘦瘦的黑点上,重重地摁下了红色的导弹发射钮。第一枚导弹飞出去,但没有爆炸的火光。

“哑弹!”约瓦尔咬了咬牙,又一枚导弹飞出去。

“干得不错!”耳机里传来地面观察员兴奋的声音。两个黑点消失在爆炸中,剩下的两个黑点向房屋处移动。

打还是不打?约瓦尔在犹豫。打了,那间破旧的民房一定经不住导弹的冲击波;不打,则意味着任务没能完成。最终,约瓦尔还是决定放过那两个爬进民房的黑点。

凌晨5点30分,返航的约瓦尔重新躺回到妻子身边。妻子塔玛尔翻了个身,含糊地咕哝了一句:“去执行任务了?”约瓦尔一楞,涩涩地回答:“没有,只是和弟兄们出去坐了一下。”





■ 即将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少校约瓦尔



■ 约瓦尔也是巴勒斯坦孩子的救命恩人

每次执行任务回来，约瓦尔的头发都会被汗水浸透，脖子由于紧张胀得通红，像是“掉了20磅肉”一样。那种生理和心理上的疲惫，常常让他好几天恢复不过来。约瓦尔直直地躺着，还有两个小时可以补觉，两个小时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

但是，他却怎么也睡不着……

仇恨还是感激

天亮了，约瓦尔洗漱完毕。飞行员的角色已经被留在了梦里。阳光下，他是附近一家地方医院的医生。多年前，以色列空军批准约瓦尔服役期间学习医学，只要没有飞行任务，他就可以到医院去给孩子们治病。

所以约瓦尔很忙，不是去完成任务

就是出急诊。用他岳母的话说，这位宝贝女婿要么身穿飞行服，用计算尺计算发射位置；要么身穿白大褂，用皮尺量小孩子的头盖骨，反正是没有闲着的时候。有时候见了面，都弄不清他是刚从天上下来，还是刚从医院出来。

约瓦尔医生的病人中有不少来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儿童，他们是通过“救救孩子们的心脏”组织送到以色列医院的。最近的一个病婴叫塔拉，只有4个半月大，体重才10磅。她患有4种心脏疾病，随时需要急救。这不，护士又在呼叫约瓦尔：小塔拉情况不妙！

约瓦尔冲进重症室时，小塔拉已经被各种导管包围了，小小的身体无助地躺在病床上，一动也不动。护士们在旁边忙碌着，努力地 and 死神抢夺着这个可怜的生命。

约瓦尔用手指按了按塔拉的胸腔，感觉到了她肺里充满液体，也感觉到了又一个阿拉伯生命正在他身边消失。但医生约瓦尔是不会放弃这个生命的：“她没有理由死！她必须活过来！”

医院里没有以色列人，也没有阿拉伯人，只有医生和病人——这是医生约瓦尔的工作信条。

约瓦尔一边不停地按压小塔拉的胸腔，一边吩咐护士准备注射肾上腺素。一连三针之后，小塔拉紊乱的心跳渐渐平稳下来。

“把她救回来了！”约瓦尔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。

塔拉不是约瓦尔医生唯一的阿拉伯病人，走廊里，还有不少阿拉伯孩子等着他去检查。孩子们的父母，则局促不安地在挂着以色列国旗的大厅里走来走去。对那面国旗，他们有太多的仇恨和恐惧，但对约瓦尔医生，他们有的只是感激和敬佩，因为他是“孩子们的救命恩人”。

“如果他们知道这位医生还是个坐在‘眼镜蛇’里的冷血杀手，会不会吓得晕死过去呢？”约瓦尔苦笑着摇摇头。

正像岳母说的，杀人的工作是约瓦尔最不想做的，但没办法，形势所迫。

睡着还是醒着

在以色列字典里，“形势”这个词专门指与阿拉伯人的关系。约瓦尔想不通的是，“形势”怎么变得那么快，那么不同？

约瓦尔小时候生活在一座农庄里，那时的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并没有现在这样的仇恨。果园成熟的季节，每个周末约瓦尔都会在7点半被父亲准时叫起来，与从加沙赶过来的阿拉伯人一起摘桔子。到了午饭时间，约瓦尔拿出面包和奶酪，阿拉伯人则煮上一大壶阿拉伯咖啡，一大群人围坐在果树底下，吃喝说笑。

“我们也许该算朋友吧，”长大后的约瓦尔常常这么回想。

但到约瓦尔的儿女这一辈，“形势”完全不同了，仇恨和恐惧彻底取代了其乐融融的友谊。在他的小儿子艾姆利眼

中，阿拉伯人是和恶龙、鬼巫等同存在的，是要杀死自己的人。

对此，约瓦尔很无奈，也很沮丧：他改变不了儿子的想法，就像无法改变阿拉伯人的想法一样。那些从加沙来的阿拉伯小孩，才三四岁大，眼睛里就流露出对以色列人的不信任和畏惧。约瓦尔知道，将来他们中的不少人会成为“烈士”，会为了杀死以色列人不惜自己的生命。但这不是他们的错，错就错在“形势”。

“形势”让约瓦尔变得很忙碌，杀人，救人，再杀人，再救人，约瓦尔被两种极端的工作拉扯着，郁郁寡欢。周五家庭聚餐时，母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你吃得太少了！”

约瓦尔吃不下，因为他没办法把战斗的场面从脑子里赶走。作为直升机飞行员，约瓦尔不能像开F-16战斗机的哥哥那样，发射完导弹转身就走。他得控制线导导弹，直至击中目标。地面上的爆炸、死亡，无一例外都留在了他脑子里。

也许那些死人里，就有小时候和自己一起摘桔子的伙伴：“我肯定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，但在空中没办法看得清！”

在“眼镜蛇”的

屏幕上，那些死亡者只是些小黑点，却代表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。有时候，约瓦尔把手指放在导弹发射按钮上时会祈祷，不要让自己的十字线套住任何东西。但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是个优秀的直升机飞行员，常会看到那些黑点倒下、挣扎，直到一动不动。

退役，回家安心做医生？约瓦尔不是没这么想过，但那些脱了飞行服的人，在他眼里是“不可原谅的”，因为他们没有尽到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。

约瓦尔深刻体会到了医学老师曾说过的话：“这就是我们以色列人的生活，就像磁带，有A面，还有B面，我们已经很好地把它们融合起来了。”可是对于约瓦尔来说，AB两面从来没有融合，他每天要经历梦魇的折磨。不仅是他一个人，以色列著名学者伊戈尔·施瓦茨教授曾形容以色列人的生活“睡着醒着都是梦，噩梦”。

对于正在举行的中东和谈，约瓦尔并没有抱什么期望。几十年的噩梦，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，没人知道。

有人说，要了解一个民族，那就看看他们的文学。今年9月，以色列作家、获诺贝尔奖提名者阿摩司·奥兹在北大的演讲，同样是对这一场噩梦的描述，这被他称之为“好

人与好人的战争”：

“有这么一块地，我们以色列人称之为以色列，而巴勒斯坦人称之为巴勒斯坦，这块地是以色列人唯一的家园，也是巴勒斯坦人唯一的家园。巴以冲突是一场悲剧，这是一场善与善的悲剧。巴勒斯坦对土地有着很强烈的需求，以色列对同样一片土地也有着同等强烈的需求，这是一场同等强烈渴求同一片土地的难民营之间的悲剧。

作为一名作家，我一直都对善与善之间的冲突感兴趣，因为好与坏，善与恶之间的冲突是很容易的，你读善恶冲突的小说，你站在善的一面，一切都很容易，黑与白。为什么两个善良、正直和好意的人却最终难逃悲剧的下场？

很多年来我都难以面对这个问题，很多年来我就是这么愤怒地度过了，直到60岁。我注意到很多人，尤其是年轻人不喜欢和解这个词，他们不相信和解。但我相信和解和妥协，我和我妻子结婚40年了，我们都知道和解是什么意思。当我说和解时，我并不意味着投降或顺服，我是指两者都走到中间点来，思考对方可能也有对的地方，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。一些冲突是位于善与恶之间的，这是没法达成和解的。但在善与善的冲突间，比如巴以冲突之间，和解是可以达成的，只要试着想对方正确的地方。”

无论奥兹、约瓦尔还是那些医院里的阿拉伯儿童，都期待着梦醒的时候。■（编辑：刘畅）

一名巴勒斯坦女孩在自家的房屋废墟前，她的家被以色列人炸毁

